

我下嫁的实用老公，拖着5个穷亲戚



必须承认，当初下嫁给乔安国，就是贪图了他的英俊和实用。他家一共兄弟姐妹五个，其中一个小时候因为感冒烧成了盲哑人。我嫁给他时，我爹气得住了院。

我家是正宗的书香门第，爸妈都是大学教授，弟弟妹妹的婚姻都是非富即贵。我虽没能考上大学，但中专毕业后，进国企当了会计，老公乔安国不过就是一个普通工人，没房没钱，还有一个残疾的弟弟需要全家养活。

可是，乔安国还是小乔的时候，182的个头儿，五官帅气逼人，身上的工作服永远干净笔挺，工作服里面的假领一直白得耀眼，我犯了花痴，一心追求他。

婚后，我和他一大家子挤住在一起，日子过得鸡飞狗跳。直到儿子乔乐出生后，我爸妈实在不忍心，让我搬回了娘家。

乔安国是家中长子，做得一手好饭，而且收拾家务堪称专业。自从我们住回家里后，弟弟妹妹回家的次数明显变频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乔安国张罗的那一桌好饭好菜。

渐渐地，乔安国就成了我们家的超级保姆，大家心安理得地支使他做各种家务，那态度很明显——你既然没能耐赚钱，那就应该做好后勤工作。

这其中，包括我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儿子小乔从小到大，除了喂奶是我亲力亲为，其他一切事务几乎都是由乔安国料理的。

他的任劳任怨让我们过得和睦温馨，但唯独一件事让我不快，那就是乔安国对他那个穷家的牵挂。

今天他妈病了，明天弟弟结婚，后天妹妹出嫁，大后天那个残疾弟弟又出事了等等，总之，那个家就像一团乱线，缠在一起，理还乱，剪不断。

刚搬离婆婆家那会儿，逢年过节我还回去一趟，可是，随着一次次话不投机，我索性一年也难得回去一次，谁家喜事，我基本不到场，只出钱，不出人。

日子久了，对于乔安国偷偷攒私房钱贴补家里这件事，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嫁给乔安国，别人看着不般配，但我乐在其中，至少在这场婚姻里，我可以因为优越而任性。

【二】更何况，乔安国是一个如此实用的老公。

爸妈年纪渐长之后，生病住院的次数多了起来。父母每次生病，弟弟妹妹都是只出钱，不出力，我又手脚笨，全是乔安国无怨无悔地陪护。

爸爸妈妈慢慢被乔安国感动，对他的态度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居高临下，而是越来越依赖。

2016年爸爸病逝，他缠绵病榻4年，全程都是乔安国照顾。他提前办了内退，我和弟妹三人乐得当甩手掌柜。爸爸临终前，留给我一句话：“对小乔好点，咱家都欠他的。”

爸爸走后，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片刻离不开人，我累得腰酸背痛。妹妹自己开公司，以喊我去公司帮忙为由，让乔安国接过了照顾妈妈的重任。

2017年11月妈妈离世时，立了遗嘱，把她全部的财产和住的这套房子给了乔安国。

去世之前，妈妈含着眼泪，对我们姊妹仨说：“我和你爸其实很失败，你们三个都顶不到小乔一个……”然后，握着乔安国的手，闭上了眼睛。

对此，弟弟妹妹包括我，非常不忿。就像妹妹说的，乔安国这种没能耐的人，吃苦耐劳不是他的美德，而是他的谋生手段。

更何况，他靠着这一招，赢得了房产和爸妈将近30万元的存款，也算是他这个穷小子的人生逆袭了。

当然，妹妹这样说老乔，我还是要护着他的。好在，弟弟妹妹冷嘲热讽几句后，这件事就此翻篇。

他们在爸妈走后，依旧经常不请自来地登门，像使唤佣人一样：“姐夫，我想吃鲈鱼饺子啦”，“姐夫，馋你做的油豆炖排骨了。”

我把爸妈留下的30万直接存在了我的名下，准备留给了儿子乔乐。我怕这些钱到了乔安国手里，他背着我去帮衬过得并不富裕的弟弟妹妹们。

我爸妈去世后，乔安国没了负担，开始照顾他高寿的老妈，跟兄弟姐妹频繁聚会。我偶尔参加一次，都会头疼很多天。

他们从头到尾讨论着退休金能拿多少钱，哪里的芸豆便宜，这个季节要晒萝卜瓜子了……三句话，离不开吃喝拉撒，还聊得热火朝天。

每一次回去，乔安国都会带回各种吃的，轻描淡写地对我说：“家里人让我给你带的。”我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打着算盘：这些年，我帮衬着他们的那些钱，够买多少这些东西。

后来，公公婆婆也去世了。可是，乔安国一家的聚会依然一周到两次，无外乎就是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家长里短。

【三】然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生活极其精细的我，在例行的年度体检中，被最终确诊为

淋巴瘤中期。

我当时就坐在了医院的地上，赶紧给乔安国打电话。乔安国轻车熟路地帮我联系医生，安排了住院，排上了手术日期——这几年，他净跟医院打交道了。

一切就序后，我才想起给弟弟妹妹报告这个坏消息。结果，弟弟在美国出差，妹妹一家三口在海南旅游。他们不约而同地给我往卡里打钱，豪气地对我说：“姐，你不用担心钱。”是啊，人在病中，钱就是最大的底气。

然而，手术后，我再有底气也慌成一团。乔安国忙裡忙外，端屎端尿，儿子小乐偶尔来搭把手，可是，他不说，我也看得出来——一脸茫然。更多时候，他只是拿着个手机在我旁边坐著，吊瓶眼看见底，甚至要我来提醒他。

见儿子粗心，乔安国干脆二十四小时陪护。结果，三天不到，他的高压就熬到180。小乐对他爹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捨命不舍财，请一个护工啊。要是你俩都倒了，我一个人怎麼可能照顾得过来。”那语气，多像曾经的我。关心是一部分，嫌麻烦才是真相。

这一次，乔安国也动了气：“你妈那麽要面子的人，能忍受护工帮她翻身，接屎接尿啊，这是钱的事嘛！”看著乔安国紫裡带黄的脸色，我心一横，让护士长帮我请了护工，命令乔安国必须住院把血压降下来。乔安国嘴上答应了，告诉我他回家去拿一些东西。

可是，他刚出门不到五分钟，他家裡的那个微信群就炸锅了。我虽在群裡，但一年也讲不上两句话，淨围观他们兄弟姐妹天天早安晚安，晒各种家常菜、自拍图，说著不知笑点在哪裡的笑话。

那天，他们纷纷@我，七嘴八舌：“大嫂，病了也不告诉我，真是不拿我家人”，“大嫂，想吃啥，我一会儿过去带给你”，“大嫂，才知道你病了，今晚我陪护”……

还不等我一一回复，小姑子已经第一个冲进了病房，她单位就在离我医院不到二百米的地方。进屋，一看见我，小姑子的眼睛就红了：“大嫂，这么大的事，你居然让俺哥瞒著我们。要不是俺哥也病了，实在忙不过来了，他不说这事儿，我们还没事人一样在家裡傻吃傻喝呢。”我内心一热。

这个快言快语的小姑子像一阵风，话没说几句就出去了，再回来时，手裡拿著新买的床单枕巾，一一帮我换上：“大嫂，我知道你爱乾淨。”然后，又把柜子裡的饭盒筷子都拿出来，重新洗了一遍，嘴裡还抱怨著：“俺哥倒是个男人，干这活儿就是不行。”

小姑子从进屋就没闲著，不一

会儿，三个小叔子和二小姑子及他们各自的妻子、老公全来了。七嘴八舌地讨论我应该吃什麼，讨论晚上谁留下来陪护，声讨我拿他们当外人……他们家人就是有这种能力，所到之处，迅速变得菜市场，充满著生活的烟火气。

几番讨论过后，做公交调度的二小叔子迅速地制定了一个值班表，发在了家庭微信群裡。除了聋哑的三弟外，其他两个弟弟、弟妹和妹妹、妹夫都在陪护的值班表上，包括家裡谁买菜，谁做饭，几点交接班，都安排得头头是道。

二小叔子在群裡说：“像以前一样，能请年假的请年假，请不下来假的，自行协调白班和夜班。”二小叔子发完值班表，兄弟姐妹们纷纷回复：“OK”、“不愧是当领导的，就是有组织能力”、“二哥，给你点赞”……

就这样，乔安国的兄弟姐妹们行动起来，每天衔接有序地来医院陪护，每次带来的饭菜都精心搭配，知道我爱乾淨，床单枕套一天一换，怕我悲观，他们不是教我看抖音，就是给我念网上的小段子……

同房的病友羡慕地说：“现在居然还有这麽团结的大家子。”而我的内心既温暖又惭愧。

这是我自结婚以来，第一次与他们如此近距离地相处，也是我第一次知道，他们互相之间爱得那麽火热。

乔安国只是急性高血压，可是，住院一天后，医生给开了安眠药，饱睡了一夜后，血压平稳下来。可是，每次他血压值一出来，陪护的弟弟妹妹立马把消息发在群里，大家一片欢呼。

人在病中，心思细腻敏感，我秒懂了乔安国对那个穷家的热忱与全身心的付出，那样的爱与被爱，是人与人之间，多麽迷人的部分。

说到底，决定我们一生悲喜的，不过是身边为数不多的这几个人。乔安国一家人，是亲情里的明白人。

【四】

小姑子一提及哥哥生病了，眼泪就像自来水一样，告诉我自己上学时，大哥怕她因为家裡穷而自卑，总是给她钱，有一次去看她，把兜裡的钱全给了她，然后，自己一路从郑州乘车回到大连。

三小叔子娶弟妹时，没有钱买房，弟妹父母不同意。乔安国就带著弟弟妹妹，把弟妹父母家的小院子给翻新，围了栅栏，挖出一个养鱼池，种上了花和葡萄，对人家父母说：“我们家虽然没有钱，但我们家有人。弟妹嫁给我们家，你就相当于多了五个孩子。以后，我们几个，您随叫我们随到。”

这份真诚，最终还是打动了弟妹的父母，而乔安国当初这么说的，后来也是这么兑现的。弟妹爸妈家的大事小情，他们五个悉数到场，生把别人爸妈，变成了自己的父母。

而听说我病了，弟妹的爸妈几乎天天都来，大老远地倒三遍公车，就为来看一眼。我几次劝阻他们，大妈却说：“人生病了，最爱想爸妈，他们都不在了，我们就天天替他们来看看你。”

这样的人和事，陪著我打发住院时光，让我每每疼痛、灰心、绝望，都会从心底生出活下去的希望。

我甚至后悔，这些年来，我像个局外人一样，把自己孤立於他们的世界之外，孤傲不屑。可是，我又错过了多少琐碎中的真情时光？

而我自己的弟弟妹妹呢？弟弟自给了钱之后，都没再问过我术

后的情况。仿佛我得的不是癌症，而是感冒。

海南旅游的妹妹为我在网上订了鲜花，每天早晨八点准时送到病房。旅游回来，来医院看了我一次，见乔安国的弟弟妹妹们排班那麽严谨，无比放心地对我说：“姐，他们家人就是时间不值钱。那我就该上班上班，总得有人赚钱吧。你缺钱就吱声。”

从来到走，她一直戴著厚厚的口罩，手上还套著手套，始终跟我保持著半米的距离，装备得像是来探望一个SARS患者。望著妹妹优雅的背影，我心裡凉凉的。

术后第六天，我的后背突然鼓起一个拳头大小的包，疼到窒息，我觉得自己可能去日不多了。而主治医生正在北京出差，听说我的情况后，医生连夜往回赶。医生凌晨六点到大连，我七点被推进手术室。乔安国的弟弟妹妹齐刷刷地站在手术室门口，两个小姑子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。

我突然羡慕她们那个贫穷而有爱的家庭，被哥哥爱过、照顾过，他们活得赤诚热烈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对别人的疾苦，可以迅速地感同身受。

马上要进手术室时，乔安国握著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别怕，我和弟弟妹妹都在外面陪你。等你出来了，给你包你最爱吃的三鲜馄饨。”

如若从前，我会嘲讽他就知道吃，我会反问他有没有医疗常识，可是，此时此刻，我那么依赖他，我终于明白，他像宠爱孩子一样宠爱我，一顿好吃的，是他五十几岁的人生裡，一直在用的抚慰家人的方式——这，是一个大哥的习惯，也是他的绝招。

劫后余生，我后背鼓起的包原来是因为动脉破裂，如果再晚半个小时，我可能就没了性命。出了手术室的，我刚刚苏醒，看著他们抱作一团，哭成泪人。我问自己：我何德何能，值得被他们这么发自肺腑地关怀。

转危为安后，弟弟妹妹轮番照顾我，他们交接班时，像查房的大夫一般，事无俱细地交代注意事项。我生长了多年的自私高冷，就这样被他们春风化雨融掉了。

【五】

一个半月后，我出院了。可是，二叔子又排班了，把我后来放化疗的时间和他们陪护的名单发在群裡。

每天，弟弟妹妹一定会@我，问我今天感觉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想吃的……

出院的我，跟乔安国每个週末都去菜市场买一堆菜，然后，召唤弟弟妹妹们，包括我的弟弟妹妹，一起回家吃饭。

乔安国的弟弟妹妹们进屋，换完衣服就进厨房，谁都不闲著，张罗一桌饭菜就跟搭个积木一样地默契神速。

看著他们在煎炒烹炸裡聊天，为又涨了几十元的工资喝到半醉，我不再厌弃，而是乐在其中。除了生死，其余都是小事，人生，不就是在这些小事上大动干戈，过出热烈的滋味嘛。

我在大病一场之后，“性情大变”，开始关心粮食蔬菜，开始“插手”弟弟妹妹的生活，希望用乔安国式的浓浓亲情，焐热我那高知高冷的弟弟妹妹，让他们此后余生，相依相伴。

人生海海，能决定你这辈子悲喜的，不过身边七八个人。我一度嫌弃老公的小市民亲戚，但紧要关头，还是这些亲人赤诚热烈地守护，给了我生生不息的支持和鼓励。

总是在繁华落尽，我们才能明白，比物质更重要的，唯情而已。